

# 日本古籍中我國語文學資料簡介

## ( 1 ) 韻目資料

黃耀堃

《日本國見在書目》中，著錄了多種隋唐年間傳去日本的韻書①，其中部分在兩《唐書》的《志》和《廣韻序》中都沒有出現②。如果從日本古籍的引文，更可發現上述各書所無的韻書，如《韻圃》、《四聲字苑》、《曹氏切韻》、《釋氏切韻》、《考聲切韻》等③。關於這些佚文，準備放在另一節之中介紹，這裏從略。

唐宋的韻書除了幾本是完整流傳下來，其他大都是殘卷，或者是零碎的佚文，甚至一條資料也沒有流傳下來。這樣對探究中古語音帶來不少困難，甚至出現不必要的錯誤。日本不少古籍之中記錄了某些韻書的韻目，無疑是對音韻學研究提供了莫大的便利。

當然，不是任何資料都可以直接運用，那些韻目的記錄也絕無例外。除了部分注明出處之外，大都沒有說是哪一本韻書的韻目。按成書於14世紀左右的日本《本朝書籍目錄》所載，日本自己所作的韻書也有多種④，因此沒有注明出處的韻目，並不排除是日本的韻書的可能性。

- 
- ① 《日本國見在書目》“小學家”類（古典保存會影室生寺舊藏本，1925年11月，東京。無頁碼）。
- ② 《舊唐書·經籍志》“小學”類（中華書局，1975年5月，北京。頁1985）；《新唐書·藝文志》“小學類”（中華書局，1975年4月，北京。頁1451）；《廣韻》卷首（《四部叢刊》洋裝本。頁1至3）。按：上面三書所錄的，有些也未見於《日本國見在書目》。
- ③ 請參閱《本邦殘存典籍による輯佚資料集成》（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1968年3月，京都）。按：《韻圃》及《考聲切韻》亦見於慧琳（737—820）《一切經音義》（《大正新修大藏經》本，第54卷）。並請參閱王國維（1877—1927）《唐諸家切韻考》（《觀堂集林》卷8。中華書局，1973年2月，香港。頁373至375），和《天寶韻英陳廷堅韻英張戩考聲切韻武玄之韻詮分部考》（下稱《分部考》。同上。頁385至392）。
- ④ 見《本朝書籍目錄》“字類”，其中有《東宮切韻》、《詩苑韻集》、《季綱切韻》、《古文切韻》、《孝韻》等（京都大學文學部藏舊鈔本。無頁碼）。按：《本朝書籍目錄》是日本所編著的書籍的最早的目錄，收有493種，分20門。又有《御室書籍目錄》、《仁和寺書籍目錄》、《日本書目錄》、《日本書籍總目錄》等異名。具體成書年代及撰者，都有多種異說。請參閱《本朝書籍目錄考證》（明治書院，1936年11月，東京）。

先看看安然(ANNEN 841-?)編集的《悉曇藏》，在卷2引了《韻詮》的韻目⑤，那裏沒有注明爲誰所撰，王國維定爲武玄之⑥，按《日本國見在書目》之中有兩種，一是武玄之撰10卷本，一是12卷本⑦，因此不能確定是那一種。

王國維曾討論過《韻詮》的韻目，這裏尚可補充兩點。王國維指出“而自侵部別出岑部，亦諸家所無”⑧，其實《韻詮》還有“移”韻，也是《切韻》所無⑨。《韻詮》的韻目大部分與《唐寫全本王仁昫刊謬補缺切韻》(下稱王三)相同⑩，小部分未見於其他韻書。如果從小韻的結構來考慮，也許上述的特點都可得到較滿意的解釋。

《悉曇藏》所載的《韻詮》韻目，實際上是沒有侵韻，只有琴韻和岑韻，至於王國維所謂侵韻，即指琴韻⑪。王三的侵韻最後兩個小韻是繡、覲，各只有一字，大約是追加字，可以從略⑫，這樣侵韻就可清楚分爲兩組，就是最後4個小韻都是莊組⑬，而《韻鏡》把此4個小韻放在二等，其他放在三四等⑭，因此《韻詮》立岑韻，是否可以解釋爲把最後4個小韻獨立出來⑮。

王三的齊韻大部分是四等，只有移、鸞兩個小韻是三等⑯，因此《韻詮》是否把三等韻

⑤ 《大正新修大藏經》本(卷84。頁383)。

⑥ 見《分部考》(同③。頁390至391)。

⑦ 同①。按：《新唐書》作5卷(同②)，而《宋史·藝文志》作14卷(中華書局，1977年11月，北京。頁5075)。未知四者是否即一書。

⑧ 見《分部考》(同③。頁391)。

⑨ 同⑤。按：魏了翁(1178—1237)《吳彩鸞唐韻後序》：“……此書別出移、鸞二字爲一部，注云：陸與齊同，今別。……”(《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56，《四部叢刊》本。頁2b)，又夏竦(984—1050)《古文四聲韻》有移韻(有目無字。乙丑[1925]冬羅振玉序影汲古閣舊藏本。卷1頁28b)。疑兩書所謂“移”，當爲“移”，即《唐韻》及《古文四聲韻》所據的韻書當有移韻。又按：《唐韻》成書於開元30(742)年之後(見《廣韻》卷首引《唐韻序》。同②。頁3)，則《唐韻》晚於《韻詮》(見下文及注⑦)。那麼，《唐韻》的系統或與《韻詮》不同。

⑩ 王三見《唐寫全本王仁昫刊謬補缺切韻校箋》(下稱王三校箋。香港中文大學，1968年9月，香港。韻書部份無頁碼)。

⑪ 《分部考》：“……琴即侵……”(同③。頁391)。

⑫ 按：《切韻殘卷諸本補正》所收S.6187韻書殘卷侵韻無繡、覲兩小韻(《東洋學文獻センター叢刊》19輯。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附屬東洋學文獻センター刊行委員會，1973年3月，東京。頁231)，又該書認爲S.6187是極早期的《切韻》(同上。頁49)。又《切韻音系》深攝附注：“繡，乃心反。項跋本無，《廣韻》歸入誰女心切小韻”(中國科學院，1952年5月，北京。頁67)。又王三校箋：“繡，乃心反。織。一。乃心反與前女心反同音，此增加字”(同⑩。頁260)。皆可証。

⑬ 莊組即莊、初、榮、生、侯(此處無侯)5母，見《切韻音系》的《深攝單字音表》(同⑩。頁66)。

⑭ 見《韻鏡》內轉第三十八合(古籍出版社，1955年11月，北京。)

⑮ 或者從另一個角度去考慮，就是岑是三等韻A類(三甲A)，而琴是三等韻B類(三甲B。見《切韻音系》。同⑩)。因此把岑、琴分開侵韻、是否把A、B類分立各成一韻。

⑯ 見《切韻音系》的《蟹攝單字音表(一)》(同⑩。頁20)。及《刊謬補缺切韻的內部結構與五家韻書(一)》(《均社論叢》第10期，1981年10月，頁165)。又，本文所說小韻結構自上文啓發。

獨立成移韻①⑦。

至於其他未見於他本韻書的韻目，王國維認為：

其中羅即歌；家即麻；周即尤；京即庚；爭即耕；春即真……①⑧。

除尤韻外，歌、麻、庚、耕、真各韻都有韻首“孤立”現象①⑨，特別是值得注意耕、真兩韻，爭是王三耕韻最後一個小韻；而王三真韻，去掉“孤立”的第一個小韻，接着以春這一小韻為首的一群合口小韻②⑩。改換韻目意味着改變小韻排列，是否《韻詮》為避免“孤立”的韻首，而作這樣的改動。現在所未能解釋的是標作周的尤韻②⑪，有待進一步探討。

上面是對王國維補充的第一點。第二點是韻目排列的問題。當然，《悉曇藏》那裏是談“天竺悉曇十六韻頭”和《韻詮》的韻目（頭）相合的問題②⑫。但每類相應於梵文韻頭的韻目，都有先後次序，從這些次序也許可以發現一些問題。按《悉曇藏》所分每類排列次序，和王三比較一下，先後未全相同，大約不同系統的韻書在韻目排列上都略有出入，並沒有太特別之處。而較值得注意的是“攝此暗惡”的一組韻目，次序如下：

東冬江鍾陽唐京爭青清蒸登春臻文魂元先仙山寒琴岑覃談咸嚴添鹽

尚未見其他韻書有這樣排列②⑬，竊以為大約可劃分為三組：

A. 由東至登

B. 由春至寒

C. 由琴至鹽

三組的分別在於鼻音韻尾不同。A組次序前後和王三一致，不過值得注意的是蒸、登兩韻屬A組，表示韻尾可能從-m已變成-n。而C組，值得注意的是覃、談兩韻，如果按王三的先後，覃、談應放在琴、岑（侵）的前面，因此這裏的排列是接近《廣韻》。

王國維《李舟切韻考》一文認為：

取唐人韻書，與宋以後韻書比較觀之，則李舟於韻學上有大功二：一使各部皆以

①⑦ 請參見注⑨。可證移，鬻兩個小韻獨立出來，是有根據。

①⑧ 見《分部考》（同③。頁391）。

①⑨ 所謂“孤立”現象，指開合口合韻的韻，韻首最先一或兩個小韻和以下一群小韻（開口與合口）不同。請參閱賴惟勤(RAI Tsutomu 1922-)《切韻について》（《宇野哲人先生白壽祝賀記念東洋學論叢》，1974年10月。頁1310）。及《刊謬補缺切韻的內部結構》（一）（同⑥。頁162至170）、（二）（稿本。將刊於《均社論叢》第11期）。下面所說耕、真兩韻，亦是參考後者。

②⑩ 《悉曇藏》卷2又引《韻詮》：“明義例云：凡為韻之例四也——……三則傍通以取韻，使聲不誤，春、真、人、倫之例是也；……”（同⑤。頁382）。未知此處與韻目有沒有關係。

②⑪ 小川環樹(OGAWA Tamaki 1910-)先生《唐詩の押韻——韻書の拘束力》的附注27認為《韻詮》之名尤韻為周，可能因武則天（624-705）的國號是“周”（《中國語學研究》。創文社，1977年3月，東京。頁114）。

②⑫ 同⑤。

②⑬ 按：《韻詮》似非本作這樣排列，而是《悉曇藏》先按陽聲韻分類，然後按類順序次抄錄。也許是《悉曇藏》的看法，而不是《韻詮》的原來編次。

聲類相從……。前者如覃、談於侵後，升、蒸、登於青後……<sup>②4</sup>

王國維這種說法影響極大，很多學者據此把覃、談、蒸、登的位置，作為釐定韻書的時代先後的根據。其實，這種理論是錯誤的，王國維所據的是 5 卷本《說文解字篆韻譜》，而 5 卷本的目次其實是後人據其他韻書改訂的，因此不可當作李舟《切韻》的目次來研究。小川環樹先生《說文篆韻譜と李舟切韻》已指出王國維的錯誤<sup>②5</sup>。這裏介紹的《韻詮》的韻目也可證明了這一點。

《韻詮》成書於何時，似無可考，但據日本《和漢年號字抄》所引武、國兩字、《韻詮》均稱“大周”<sup>②6</sup>，疑《韻詮》成書於武則天稱帝期間（690—704）<sup>②7</sup>。王國維考訂李舟《切韻》成書“當在代、德二宗之世”<sup>②8</sup>，即公元762至804年之間，比《韻詮》晚得多。而《韻詮》已把覃、談侵後（琴、岑）之後。因此就算王國維的根據沒有錯，最早“使各部皆以聲類相從”的不是李舟，最低限度武玄之已這樣做了。

## 二、

王國維研究《唐韻》，指出《唐韻》對《切韻》作了若干改革，如平聲增加了諄、桓、戈等韻<sup>②9</sup>。後來魏建功（1901—1980）《唐宋兩系韻書體制之演變》一文，基本上根據王國維對《唐韻》和李舟《切韻》的看法加以補充<sup>③0</sup>，再加上不少聲韻學家讚同或推衍，這些個別韻書的特點竟成為分析其他韻書成書或流傳年代的重要考慮因素。

在日本一些較早的文獻之中，所錄的韻目，大都有未分諄、桓、戈等韻，和覃、談在前而蒸、登在後等特徵。如成書於日本天祿元（970）年的《口遊》，除錯別字外，所錄的平聲韻目次和王三完全相同，附圖是日本古典保存會影真福寺藏本<sup>③1</sup>。又如成書於日本天仁 2（1109）年的三善爲康（MIYOSHI Tameyasu 1048—1139）《童蒙頌韻》（靈雲院本）<sup>③2</sup>，

②4 《觀堂集林》卷 8（同③。頁 377）。

②5 該文收於《ビブリア》第 75 號（1980 年 10 月。頁 418 至 425）。

②6 《和漢年號字抄》原書未見。此據《本邦殘存典籍による輯佚資料集成》所輯（同③。武：頁 358；國：頁 364）。

②7 請見注②1，把尤改作周，亦可作為《韻詮》成於武則天之世的一個佐證。

②8 同②4（頁 376）。

②9 見《觀堂集林》卷 8《書式古堂書畫彙考所錄唐韻後》、《書吳縣蔣氏藏唐寫唐韻後》及其他有關論文（同③。頁 361 至 371）。

③0 收於《國立北京大學國學季刊》第 3 卷第 1 號（1932 年 6 月。頁 161）。後來他在《十韻彙編資料補並釋》對上文“略有補正”（北京大學出版社，1948 年 12 月，北京。頁 12 至 14），但基本上沒有原則性的修正。

③1 《口遊》序：“于時天祿元年冬十二月廿七日”（古典保存會，1924 年 10 月，東京。無頁碼）。

③2 《童蒙頌韻》序：“于時天仁二年四月”（《新校群書類從》本，冊 6。內外書籍株式會社，1931 年 10 月，東京。頁 505）。靈雲院本未見，此據有坂秀世（ARISAKA Hideyo 1908—1952）《唐音を辨ずる詞と韻目を語誦する詞》所引（《國語音韻史の研究》。三省堂，1957 年 10 月增訂新版，東京。頁 257 至 258）。

除去獨用、同用的組別，也和王三相同（《童蒙頌韻》只有平聲）。有一個很有趣的事實，後來刊印的《童蒙頌韻》，韻目的次序甚至用字，被改至和《禮部韻略》相同，但正文之中卻還保留了原本的痕跡<sup>③③</sup>。

《童蒙頌韻》固然是“教科書”式的作品，而《口遊》也是日本平安時代（794—1192）末期的“教科書”，是源為憲（MINAMOTO Tamemori ?—1011）為藤原為光（FUJIWARA Tamemitsu 941—992）的長子編的課本，是總包當時紳貴的最基本的常識<sup>③④</sup>。因此兩書所列的韻目應是那時一種最常見的韻書的韻目。不過雖然說較早，兩書已是相當於宋代的作品。

上面曾經談過王國維對李舟《切韻》的看法是錯誤。而且韻書亦非只《切韻》一系，至於所謂《切韻》系統也是包含了很多差異。因此以個別韻書的特點去考定其他韻書，無疑是一個相當危險的辦法。《口遊》所載的平聲韻目同王三一樣，如果本此貿然說《口遊》所據的韻書與王三同一系統，那就大錯特錯了。只要仔細比較一下，就會發覺所載的上聲韻目比王三多了俾、讚（？）、九，而少了混、檻<sup>③⑤</sup>；去聲多了間、鬪（？），而少了噉；入聲多了乙、遏；個別的序次也和王三不同。

《童蒙頌韻》只有平聲，如果以平賅上去入，認為平聲既與王三同，其他三聲也當如是。這樣也會犯上嚴重錯誤。該書同一作者的另一本作品《二中曆》，那裏四聲韻目全備，平聲基本和王三相同，而上去入在多寡、次序以及用字都有差異。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同用、獨用的方面。當然那裏沒有注明，但以抄寫疏密表現出來，平聲除支獨立於脂、之兩韻之外，大致與《廣韻》相同，但上去入都不盡同《廣韻》，特別是阮、混、很（很？）、早、潛5韻同用，與其他韻書不同<sup>③⑥</sup>。

上述兩書上去入的韻目和王三不同，其中有些很容易解釋，但一部分又未明所指，他們的異同說明了甚麼，堪足玩味。

③③ 有坂秀世曾比較過靈雲院本和《群書類從》本的韻目（同③②。頁256至259）。但沒有注意《群書類從》本的正文，那裏庚、耕、清一組和侵都注作“十二”，而沒有“八”；又目錄寒下作歡，正文作桓；目錄霽下作爻，而正文作肴；目錄作鹽、添（耀堃補，原脫），嚴同用，咸、銜、凡同用，而正文鹽、添一組，咸、銜一組，嚴、凡一組。均可見改動的痕跡。又按：《童蒙頌韻の本文》指出靈雲院本是現存最早版本，而《群書類從》本是日本慶長4（1599）年較晚的刊本系統（《駒澤國文》第14號。1977年3月。頁142）。

③④ 請參見山田孝雄（YAMADA Yoshio 1873—1958）的說明（同③①。卷末）。

③⑤ 按：虞下又有語，似為衍文。讚疑誤，或當作讚（鄭、贇）。又上聲韻日最末一字當為广，而非戶，王三有广韻。其他別字從略。

③⑥ 見《二中曆》下第十二《切韻曆》（《尊經閣叢書》本。育德財團，1937年6月，東京。無頁碼）。按：《童蒙頌韻》序：“汝披小切之文，宜作大都之賦”（同③②。頁505），《東宮切韻考》一文認為“小切”可能指《小切韻》，而《小切韻》是省略《東宮切韻》而來，至於《東宮切韻》則與14家隋唐的《切韻》有關（《國語學》第24輯，1956年3月。頁79至94）。《二中曆》的韻目可能即《小切韻》的韻目，因此對《東宮切韻》的研究，有一定參考價值。

## 三、

日本較早的文獻記錄的韻目，固然有覃、談在前而蒸、登在後的特點，但一些較晚的作品之中，仍出現這種特點，頗值得注意。成書於日本正應（1288—1293）年間的《賦光源氏物語詩》，其中完整的有53首七律，再加上殘缺的半首，共54首<sup>③⑦</sup>，除支韻和脂、之兩韻分開獨用外，其他完全符合《廣韻》同用、獨用。該書目錄是按韻排列，由東至哈為止，同用各韻均列明，而其他只列同用的最前一韻，因此不知有沒有分出諄、桓、戈。其中特別的是覃排在麻後，而蒸排在鹽後。如果從押韻，可以說是屬於《廣韻》系統，但排列形式又非《廣韻》所有<sup>③⑧</sup>。

上述各種韻目的特異形態，頗值得研究。中國受到所謂“官韻”的拘束很大，而日本也曾出現過“官韻”<sup>③⑨</sup>，但似與中國的“官韻”不同，因此上述的問題是否表現了這個因素。

《賦光源氏物語詩》序說：“五十四卷不殘一卷，三十二韻無漏一韻”<sup>④⑩</sup>，“五十四卷”應指《源氏物語》全書54帖（章），而“三十二韻”則是指日本平聲的用韻方法。這個用韻方法是接近《廣韻》，而不同平水韻。如下平聲鹽、添一組，咸、銜一組，嚴、凡一組，和《廣韻》相同，因此下平聲共可分16組。上平聲則與《廣韻》略有不同。按《廣韻》同用、獨用只可分出15組，而《賦光源氏物語詩》支韻獨用，因此變成16組，上平聲和下平聲合起來共32組。上面曾指出《二中曆》是如此，其實靈雲院本《童蒙頌韻》也是這樣。為甚麼如此，是否反映了唐代用韻的風尚？

此外把上平聲分作16組，還有一種方法，就是承澄（SHŌCHŌ 1205—1282）《阿婆縛抄，反音鈔》所記的《廣韻》韻目，其中把文、欣分開獨用<sup>④⑪</sup>。這種分法是正確的。周祖謨（1914—）校《廣韻》主張文、欣分開，但所見最早的是元泰定（1324—1327）本<sup>④⑫</sup>。而《反音鈔》早於泰定本，因此頗具參考意義。

③⑦ 《賦光源氏物語詩》序：“于時鳳曆正應之年”（《新校群書類從》本。同③②。頁421）。又其中宕攝各首未見於目錄，疑脫落。

③⑧ 按：靈雲院本《童蒙頌韻》的韻目也是如此。

③⑨ 如大江匡房（ŌE Masafusa 1041—1111）《江談抄》卷4：“……此詩，省試詩也，題《飛葉共舟輕》，勅：澄、陵、冰、膺。……勅韻之中有膺字，其時得夢想之心，作叶官韻不作李膺，作李膺之輩不登省。仍（橘）倚不及第云云。……”（《新校群書類從》本。冊21。內外書籍株式會社，1930年9月，東京。頁323）。此外尚有其他地方稱引“官韻”，具體含義，待考。

④⑩ 同③⑦。頁421。

④⑪ 《大正新修大藏經》本（圖像卷9。頁689至690）。

④⑫ 《廣韻校勘記》卷1：“文下注‘欣同用’，北宋本、黎本同。元泰定本、明本作‘獨用’。案文、欣兩韻去聲、入聲韻目各注‘獨用’，戴震《聲韻考》定此注亦當作‘獨用’”（中華書局，1960年10月，北京。頁7a至7b），又：“（欣）此下元泰定本、明本有‘獨用’二字，當據補”（頁7b）。

## 四、

這裏附帶介紹一個有爭論的韻目。記錄這個韻目的《五韻次第》，自大矢透(ŌYA Tooru 1850—1928)《音圖及手習詞歌考》介紹以來<sup>④③</sup>，幾十年來有不少爭論。《五韻次第》是記載一些誦讀佛經的必要的音韻知識，現存最早的本子是日本寬文5(1665)年鈔本<sup>④④</sup>，但大矢透據一本認為是日本天台宗和尚良源(RYŌGEN 912—985)所傳<sup>④⑤</sup>，該書記有日本假名的《五十音圖》，假如上說成立的話，那是最早的音圖，因此引起不少學者注意。

小西甚一(KONISHI Jinichi 1915—)《文鏡秘府論考》曾經討論過《五韻次第》<sup>④⑥</sup>，因此對中國學者不應太陌生，但小西甚一並沒有直接討論韻目方面。對韻目討論得比較詳細的有山田孝雄《五十音圖の歴史》，和有坂秀世《唐音を辨ずる詞と韻目を誦する詞》<sup>④⑦</sup>。現在綜合他們的意見討論一下。

《五韻次第》所載的韻目有兩個，中間插入一段“辨別唐音的口訣”，它們差不多全用假名書寫；也不全是記音，有的是記韻目的字義；有些韻目本是清音(聲母)，但為了上口而改為濁音。因此有坂秀世稱之為“背誦韻目口訣(詞)”。第一個韻目不知何故，缺少很多韻，因此這裏只談第二個韻目。

第二個韻目中，只有冬韻注有韻次——二冬；缺了鍾、臻韻；真韻下面有諄韻，但沒有桓、戈；蒸、登在青後，以及覃、談在侵後。山田孝雄從假名拼寫法認為這個韻目並不太舊，其次從蒸、登、覃、談的序次，推定這個韻目是後起的東西。有坂秀世再補充了幾點，一是兩個韻目之間的“辨別唐音的口訣”最早出現在日本江戶時代(1603—1867)初期；二是韻目次序，同用與《聚分韻略》基本相似；三是冬、鍾不分和支、脂、之不分；四是它有欣韻；五是這種“背誦韻目口訣”是流行於江戶時代；而且再加上《五韻次第》的後半部分，即包括韻目在內的部分，是後來增加上去的。因此《五韻次第》的韻目是近世的東西<sup>④⑧</sup>。

雖然上面證據很充份，但不是每條都沒有商榷的餘地。由於用假名記錄，與此相應的漢字不一定準確，因此支、脂、之是否不分，也難定言<sup>④⑨</sup>；同樣，欣韻是考慮《廣韻》之類而定出來，但那個拼寫的假名，既可譯成欣，也可譯成斤，斤韻見於項跋本《唐寫本刊謬補缺切韻》，斤同於欣<sup>⑤①</sup>，因此由此不能證明了甚麼。至於是否冬、鍾不分，在第二個韻目幾乎

④③ 見《音圖及手習詞歌考》的《五十音圖證》(大日本圖書株式會社，1918年8月，東京。頁1至5)。

④④ 原本未見，此據《國語學大系》校本(第4卷。厚生閣，1938年12月，東京。頁2至12)。又請見該書的說明。

④⑤ 大矢透認為此圖全為良源以前，天台所傳之物，更無可疑(同④③。頁5)。按：寬文鈔本沒有涉及良源。

④⑥ 見《文鏡秘府論考·研究篇》上(大八洲出版株式會社，1948年4月，京都)。

④⑦ 《五十音圖の歴史》(寶文館，1938年9月，東京。頁61至63)；《唐音を辨ずる詞と韻目を誦する詞》(同④②。頁245至262)。

④⑧ 同④⑦。而《五韻次第考》一文則認為收錄韻目的部分最早是日本鎌倉時代(1180—1333)後期以後的東西(《東京女子大學論集》第9卷第1號。1958年12月。頁57)。

④⑨ 有坂秀世也沒有下很肯定的意見(同④②。頁260至261)。

⑤① 見該書平聲韻目，斤在文下，當即欣(京都大學文學部藏原本照片)。

找不到同用的根據，因此很可能是傳抄脫漏；其實就算把第一個韻目也考慮，也難證明與《聚分韻略》的同用、獨用有關<sup>①</sup>，因為其中：

文斤寒桓刪山先仙蕭宵陽唐庚耕清蒸登覃談鹽添咸銜

並列不缺，也就是《聚分韻略》的大部分同用韻都列出來，因此甚至可以說第一個韻目有同用的傾向的可能性是非常低。至於排列的方面，也是不足為據，正如上面已反覆說過，這裏不再贅述。至於拼寫法，可以作這樣解釋，就是很早就流傳，但寫定很晚，因此寫定的時候用較晚的拼寫法<sup>②</sup>，甚至把“辨別唐音的口訣”夾在其中。

上面是個人對山田、有坂兩人的補充意見，不是否定他們的見解，只是希望給那個韻目重新評價的餘地。

如果那個韻目來源真的很舊的話，有一點值得注意的是，有諄、而沒有桓、戈。這是否說明唐代韻書之中，一些開合不分的韻“轉變”成開合各自一韻的過程並不整齊<sup>③</sup>，這樣可以解釋有些韻書從仙韻分出宣韻，但《廣韻》並沒有採用的原因。

一九八二年五月卅一日

① 《聚分韻略》是虎關師鍊(KOKAN Shiren 1278—1346)所編。魏建功《切韻韻目四聲不一貫的解釋》曾介紹過此書(《北京大學學報》1958年第2期。頁68)。

② 小西甚一認為《五韻次第》的音圖稱為良源(慈惠大師)所傳是不對，但確為早期之物，且自天台宗系統所出(同④。頁409)。

③ 這裏的“轉變”是加引號的。有些學者認為《切韻》以前，有一派韻書是開合分韻，而唐代韻書之分真諄、寒桓、歌戈、仙宣(如P.2014韻書殘卷有宣韻。《瀛涯敦煌韻輯新編》，新亞研究所，1972年11月，香港。頁419)，是恢復《切韻》之前的傳統，請參見《刊謬補缺切韻的內部結構與五家韻書》(二)(同⑨)。按：可能《切韻》把以前若干原是開合口分開的韻合起，但不能說上述分韻，是簡單地“恢復”傳統。